

# 船型洲上千年塔

□高邮 姚正安

从扬州沿着大运河北上,绵延千里,有一个独特之所在。这就是高邮城西侧运河偏西位置有一个小洲,洲上矗立着一座方型宝塔。

这座塔原在高邮城西。1956年,运河裁弯取直时,要切去城西一块,宝塔就在规划切去的那一块之中。后经请示,锹下留塔。于是,运河在高邮打了一个小弯,以宝塔为中心,形成了一个四面环水的小洲。

这座宝塔到底是什么来头,竟然让浩大的大运河改造工程改变规划,直处留弯?

这座宝塔的来头还真的不小。宝塔是唐代唐僖宗时代的建筑,距今已经千年以上。

据传,唐僖宗有一位弟弟,因为厌恶宫廷生活,遁入空门。云游四方,落脚高邮,结庐修行,传播佛法。当地官员被其诚心感动,层层上报。唐僖宗赐建镇国禅寺,并赐其弟法号举直禅师。

镇国禅寺冠以镇国,且处在运河之滨,驿路之旁,来往的官商文武,亦或贩夫走卒,多有参拜,一时香火为盛。

举直禅师圆寂后,又得朝廷恩准,建佛塔一座,以珍藏举直禅师

舍利子及经卷,因寺而名,为镇国寺塔,这就是这座宝塔的前世。

千年朝代更迭,千年风雨沧桑。寺早已毁坏殆尽,塔因风灾火灾也由初建时的九级而夷为四级,塔内空空如洗。今天看到的镇国寺塔是经整修后的七级,其建筑风格与西安的大雁塔相同,世称南方的大雁塔。

1980年秋季的某一天,我徜徉在运河东堤上,见一小洲孤立于河中,洲上杂树丛丛,野草萋萋,一破败砖塔,如衣衫褴褛的老人,踟蹰于茫茫荒原之上。出于好奇,假渔舟上得洲去,终因无路可走,无法靠近,悻悻而归。

千禧之年,政府顺应民意,凭借社会力量,整小洲,建寺庙,修宝塔,治理外部环境,终成今日之庄严肃穆恢弘之丛林。古朴庄敬的方塔又一次焕发耀眼的光芒。

从高邮城区,借运河二桥,通过运河西堤直达镇国寺。堤上绿草如茵,碧树成林,堤西高邮湖浩浩汤汤,堤东运河水光潋潋,镇国寺安坐其间。一座古典风格的廊桥将小洲与运河西堤连接起来。镇国寺与优美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。风水宝地成就了名寺,名寺亮丽了一方

风水。

高处看,小洲如同向南行驶在风浪中的舟船,船头上站立着巍峨庄重而慈祥的金身观世音塑像,船尾耸立着方方正正,头顶金光灿烂铜葫芦的七层宝塔。特别是铜葫芦上的“国泰民安风调雨顺”的镌刻,是民心所归,佛心所向。每每观此,我便想起《与朱元思书》中的两句:“鸢飞戾天者,望峰息心;经纶事务者,窥谷忘反”。至于,大雄宝殿,罗汉堂,藏经楼,错落排开,晨钟暮鼓,梵音袅袅,置身其间,尘念俗想,几滤一空。

夜幕降临,洲上华灯大放,水上之洲更像一艘停泊在港湾的巨舟,稳稳的,静静的,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,弥漫着令人心安的祥和。

镇国寺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镇国寺因镇国寺塔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,成为长三角的旅游胜景和佛门弟子的打卡地。

有一位诗人在镇国寺塔下吟诵道:

古塔如火,温暖世间苦熬之心;

古塔似灯,照亮从此岸到彼岸之路。

## 寒露

□安徽蒙城 侯兴锋

寒生露凝,故而有“寒露”之说。

在北方,这个时节农村正忙着种麦。农谚云:秋分早,霜降迟,寒露种麦正当时。秋种期间,犁地不需要什么过硬的本领,但用耩斗播种却是个技术活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时播种小麦时的分工:父亲耩耩,这是个技术活;母亲运送麦种,这是个体力活;我在前面牵牛引路,这是个轻巧活。说是轻巧活,实际上却需要全神贯注引领牛走直道,不然一楞神的工夫,牛走歪,后面麦垄就跑偏了。好在每次父亲很快就觉察到,免不了对我一番呵斥。母亲则谆谆教训道:二娃子,这干农活可跟平时学习一个样,走不得一点神啊。

当然,寒露时节,可不止繁忙,也有许多赏心悦目的事情可做。

比如,可赏枫叶。赏枫叶的这个“赏”字非常重要,不同于坐在窗台上或走到街上远远地看看叶子就算了,须得身临其境方能品味其妙。村子东边有一处晒场地,尽头便有一片枫树林。那时的我还不懂得欣赏枫叶的美,只是因为大我一岁的玩伴虹喜欢枫叶,我也跟着喜欢了。我时常帮她收拾许多漂亮的红叶,夹在书页里。我更喜欢的是在枫林中发呆,或者默默地凝望天上的那一群鸿雁。我在心里一遍遍地想:大雁,大雁,你们要飞到哪里去,你们难道不累吗?

还可赏花。寒露到来的农历九月又称菊月,是菊花的月份。菊花是反季节的花,越是霜寒露重,越是开得艳丽。母亲会在寒露时节,抽空摘取许多的菊花晾晒起来,细

心保存,并适时地取出一些泡茶,强令我们一家人喝。

其实,最妙的是秋钓。每到寒露时节,气温快速下降,深水处太阳已经无法晒透,鱼儿便都向水温较高的浅水区游来,就有了人们所说的“秋钓边”。家乡有一条叫黄龙沟的小河,属于古老涡河的一个小支流。我家就住在黄龙沟的近旁,每到这个时节,嘴馋了,便会掘些蚯蚓,拿出自制的鱼竿,到小河边去钓鱼。所钓的大多是鲫鱼,偶尔也会有几条鲤鱼和噁嘴鱼。每回钓来的大点的鱼,都会被母亲送给左邻右舍,只留下那些小的。但经过母亲的巧手烹炸,吃在嘴里一样的鲜香解馋。

我的寒露记忆,与母亲息息相关。那些细节,如今想起来丝丝入心。

## 秋浓蟹正肥

□仪征 张玉明

每年中秋节前后,女儿都会给我们快递一两箱阳澄湖大闸蟹。

每只螃蟹都用蓝色棉线捆绑得严严实实,不能动弹。看到五花大绑的蟹一动不动,妻子有点担心,捆得这么紧,闷在箱里这么久,会不会死了?我说没有,你看它的眼睛竖得高高的,正在看我们呢。洗刷干净后,放上蒸笼蒸,严格遵守说明书上的时间。时间短了,怕不熟。时间过了,怕肉老。

蟹乃人间至味。谈起吃蟹,世上数两人最有名。一是清人李渔,一生嗜蟹。按他在《闲情偶寄》里说,自蟹上市始,没有一日不食蟹,没有一顿不食蟹,一直吃到下市之日止。蟹下市后,没有蟹吃时,就忙着存钱,等着来年新蟹上市。弄得好像人生只有吃蟹这一件要紧事似的。有人取笑他,说他的钱,不是买蟹钱,而是救命钱。

另一人则是丰子恺,最会吃蟹,堪称世人楷模。读他的吃蟹文章,有三处印象最深。一是他有一套专门的吃蟹工具,包括钳子、镊子等,如同木匠有斧头锯子,水电工有扳手钳子。二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蟹,要比赛看谁吃得最干净。每次吃完蟹,都要用天平称一下蟹壳的重量,看谁的蟹壳最轻。三是老先生吃过的蟹壳,可拼成螃蟹原来模样,竟完好无损。

我年轻时吃蟹,可谓马虎了事,极其敷衍。一张大嘴,就像一台机器,不停地朝里喂蟹爪蟹肉三下五除二,一只蟹转眼工夫就消灭了。除了蟹壳完整,其余部件面目全非,全都组成碎渣。与丰子恺相比,我们吃得匆忙,吃得潦草,吃得野蛮,吃得浪费。不仅许多蟹肉没有吃到,还吃得嘴巴酸胀,嘴皮疼痛,甚至手指、嘴巴出血。一直以

来,我对螃蟹可谓又爱又恨。爱其美味,恨其费事。尤其不喜欢吃蟹爪,最害怕吃蟹螯。

如今年纪老了,性子慢了,时间充裕了。每遇吃蟹时,便提醒自己,不要性急,要静下心来,斯斯文文地吃,细嚼慢咽地吃,尽情享受吃着。因为有了吃蟹工具,也学丰子恺老先生的样子,用工具剪呀,掏呀,挖呀,刮呀,像庖丁解牛,细心拆卸河蟹的每一个部件,掏尽每个角落的肉屑肉末。然后蘸着佐料,细细品尝。吃完后的蟹壳聚拢在一起,竟也能拼凑出蟹的完整模样,自我感觉吃蟹的水平提了一个层次。有人说,看一个人吃剩下的蟹壳模样,就知道此人的年龄和性格,吃蟹时的心态和心境。还真有点道理。

女儿寄来的大闸蟹,味道确实不错。但妻子还是在微信中,再三叮嘱女儿,今后再不要寄了,太贵了。

## 蒋教授助我圆梦

□南京 道康

日前,亚运会在杭州举办。我不禁回忆起三十多年前,南京大学历史系蒋赞初教授热心帮我圆梦亚运会之事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我国获得亚运会主办权,全国上下齐动员,为宣传亚运会而开展行动。一天,我在《建设报》看到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征稿启事,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中国古建筑、古桥梁等实物照片,并要求配上作品名称、建造年代、结构特点、历史沿革等两三百字左右的图片说明。我心想,我可以参与这次摄影选拔赛,以这种方式宣传我们的文化。

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拍摄实物图片,还经常去图书馆和资料室查找一些资料。那时电脑没有普及,查资料很苦难。焦虑中我忽然想起,曾经读过一本由蒋赞初教授编著的《南京史话》,书中详细介绍了南京市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变迁,内容十分丰富。我何不向蒋教授请教一下?于是我大胆给蒋教授写了一封信,表达了上门求教的愿望。

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仅三天时间,蒋教授就回信,约我周日去南大一个阶梯教室见面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南大,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了十分钟。没想到蒋教授比我还早,已静静坐在空旷的教室里等我。我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,同时暗暗庆幸自己没有迟到。

他让我就坐,开门见山问我了解什么。我讲述了我的想法,求教他对江苏及南京著名古建筑,特别是古桥梁方面的知识见解。

他微微思考了一下,说这些问题并不是他的方向和专业,但他年轻时接触和了解过一点,尽可能为我讲述,但仅供我做参考。随后他开始一一介绍南京市及周

## 理发匠张师傅

□湖北武汉 许松华

每天清晨,当晨曦透过小巷的空隙照射进来的时候,理发匠张师傅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

我第一次走进张师傅的理发店,就被店里温暖而富有艺术气息的装饰吸引。墙壁上挂着一幅幅老照片,上面的人或潇洒或儒雅,每一幅都仿佛在讲述一段记忆。镜子前的椅子被擦拭得一尘不染,一旁的工具整齐摆放。

张师傅的手法熟练而温柔。他总是先细心地询问顾客的要求,然后根据顾客的面型和风格给予建议。得到认可后,他手中的剪刀舞动间灵活自如,一根根发丝在他的指尖舞动,仿佛在谱写着一曲美妙的乐曲。除了精巧的手艺,张师傅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人品。无论是老顾客还是新顾客,他总是心怀感恩和尊重,用真诚的微笑和温暖的话语与他们交流。他倾听顾客的诉说,关心他们

的生活,还会给予他们一些实用的建议。

除了理发店中的工作,张师傅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,乐于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当有人遇到困难时,他总是伸出援手,给予他们帮助和鼓励。在这个小城镇,他是一位值得信任和依赖的人物。

几年过去了,我重新回到那个小城镇,想去看看张师傅。我走进了他的理发店时,发现他已经苍老了很多,但精神依然是那么饱满。他的店里满是照片和奖牌,这是他多年来的付出和努力的见证。我问他:“张师傅,你是怎么做到的?这么多年,你一直都保持着这样高水准的专注和热情。”张师傅微笑着回答:“每一次给别人理发,我都把它当作一次创作。我愿意付出全部的热情和努力,给每个人带来美丽和快乐。”

知耻而后勇,知不足而奋进。回去以后我花了两天时间,详细整理出教授的授课笔记,又花许多时间和精力,到图书馆以及档案馆资料室核实文字和数据,终于赶在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截稿之前,寄上了22幅古建筑古桥梁的摄影图片及文字说明资料。

一个月后喜讯传来。我选送的图片有十幅被选上,将参加中国古代建筑摄影大展,在亚运会期间展出,并将被送到香港印成大型彩色画册作为礼品。

在蒋教授的帮助下,我一个无名小青年能间接参与宣传北京亚运会,让中国这些璀璨无比的古建筑倩影走向世界,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和光彩,终身难忘。蒋教授系1927年生人,算来今年已96岁高龄,仅以此文向先生致敬,并祝身体健康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79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